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禹貢說斷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御題禹貢說斷六韻

指南向已題毛晃說斷茲當屬傅寅前于永樂大典內集得毛晃禹貢指南一書曾為題識六韻茲復校輯傅寅禹貢說斷四卷其于五服九州三江四海辨論甚精呂祖謙唐仲友皆亟稱之其書傳布也五服九州辨貢賦三江四海析涯垠積年思而窮究繼晷焚膏亦苦辛代易時陳因失舊定訛補闕為完新朱彞尊經義考載宋傅寅禹貢詳解二卷通志堂九經解亦嘗刊入稱原缺四十餘簡今永樂大典所載則題曰說斷並無詳解之名且經解所稱缺簡具在並有多至數倍者又卷前四圖經解誤入程大昌論中茲亦從喬行簡原序校定並為之正訛補闕粹然復為完書矣祇台要以知

德先去聲紛彼奚辭注語頻更有諸家難著筆流沙今越

海西濱禹貢疆域限于九州其極遠者至流沙而止今自平定準部回部以來幅員所拓西踰流沙萬餘里更在九州之外豈依經著說者所能罄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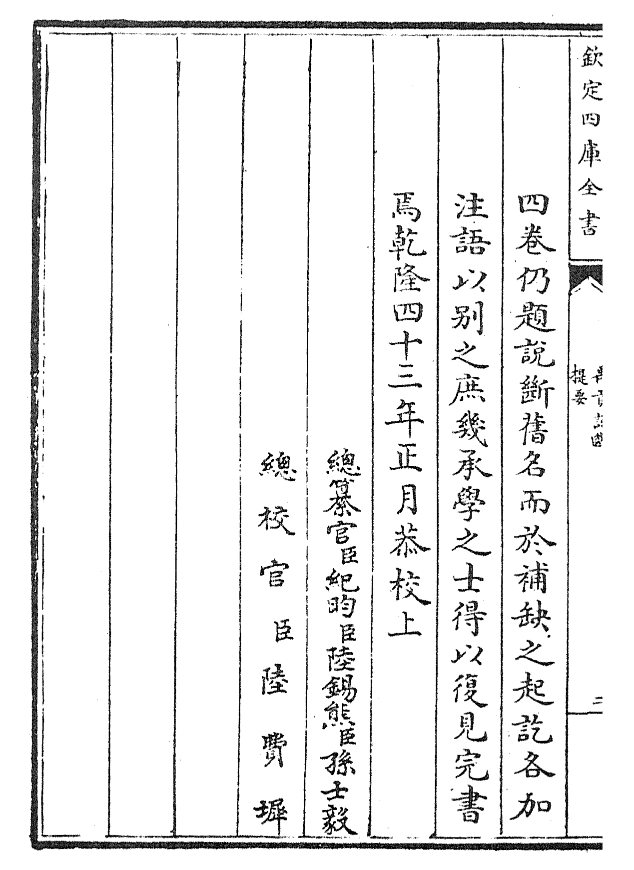
禹貢說斷

提要

臣等謹案禹貢說斷宋處士金華傅寅撰朱彞尊經義考有寅所著禹貢詳解二卷通志堂嘗刊入九經解中而永樂大典載其書則題曰禹貢說斷並無詳解之名又經解所刊本稱原缺四十餘簡今檢永樂大典本不獨

所缺咸在且其五服辨三千餘言九州辨十數百言較原缺目更多至數倍又喬行簡序稱寅著羣書百考事為之圖禹貢說特其一種是編當先以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圖而次及諸家之說今經解四圖俱誤編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與其書絕不相比附而永樂大典獨系之說斷篇內蓋當時所見實宋時原本足以依据而經解刋行之本則已

為後人傳寫錯漏致并書名而竄易之非其
舊矣書中博引衆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
肯蹈襲前人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
之江為古溝洫之法尤為諸儒所未及洵卓
然能自抒所見者呂祖儉謂其集先儒之大
成唐仲友謂職方輿地盡在腹中深為名流
所推重信不虛也今取經解刊本謹依永樂
大典本詳加校定譌者正之闕者補之析為



四卷仍題說斷舊名而於補缺之起訖各加注語以別之庶幾承學之士得以復見完書焉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禹貢說斷原序

今學之不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學泯矣利所不在誰復睥目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舉子為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歷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乘除杪忽之說究觀篤考窮日夜不愒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為之圖條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羣書百考禹貢說蓋其一也

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水不知所入諸若此類甚衆余曩得同叔此書讀之蓋躍如也然閒有疑而未決者方圖與之講切會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功如此其至既勒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百考文多欲鋟之版未辦姑摭其禹貢說出之庶幾留意此學將求證于是者有取焉同叔姓傅名寅烏傷人也蓋晚而徙居與余為同里云東陽喬行簡壽

朋序

禹貢說斷圖

禹貢山川總會之圖

北

易

恒山

恒

平

太原

大岳

晉

平陽

冀

兗

大行

衡

析城

王屋

濟

博

德

東

孟

汴

豫

外方

徐

淮陽

沂水

揚

江

雲

夢

巢湖

九江

洞庭

潤

常

蘇

太平

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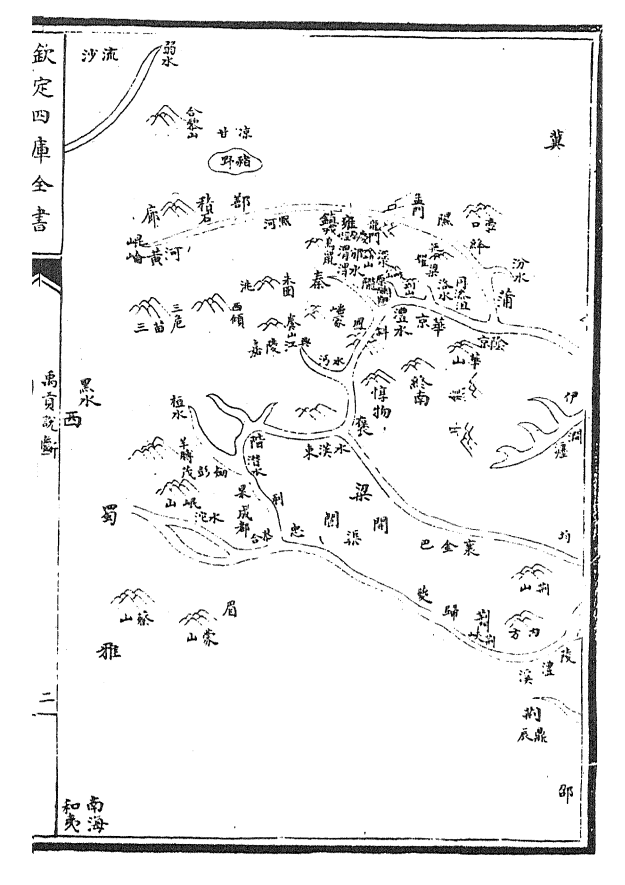
衡

彭蠡

吉

南

衡山


流沙
弱水
合黎山
甘涼
豬野
積石
黃河
崑崙
冀
雍
秦
龍門
渭水
灃水
京兆
華陰
華山
終南
惇物
嶓冢
汾水
蒲
伊
洛
西傾
三危
三苗
黑水
西
桓水
潛水
梁
蜀
岷山
沱水
成都
蔡山
蒙山
雅
荊山
南海
和夷

九河既播同為逆河之圖

碣石
逆河
成平
徒駭
大史
馬頰
覆釜
胡蘇
簡
絜
鉤盤
鬲津
滄
兗
鬲縣
德
平原
九河

孔氏曰河水分為九道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今德州有平原縣

唐孔氏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大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

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三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



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大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成平晉猶存未詳其後廢於何時當在今滄州之境東光今隸永靜軍通典德州安德縣有漢鬲縣故城在西北 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五代職方考云周顯德二年廢東高入東光

王氏 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圖

班氏曰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吳縣今屬蘇州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今太平蕪湖縣即漢蕪湖縣地通典云漢陽羨縣故城在常州義興縣南本湖太平興國元年義興改故宜興北江在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今常州晉陵縣即毗陵也本延陵漢改曰毗陵晉改曰晉陵

王氏曰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



自宜興縣航大湖逕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係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即入大江也銀林之



災於是見此書所記禹迹尚足用以知水也

蘇氏曰班固所言會稽丹陽之三江皆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别而入海者非禹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如使此三者為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為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邪

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十有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禹塞之始愚得此說於友人王益之再得於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往還宜興蕪湖道甚熟訊之遂得其詳因圖之於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横流為震澤害禹因塞之也自是不復有中江震澤亦不被其害矣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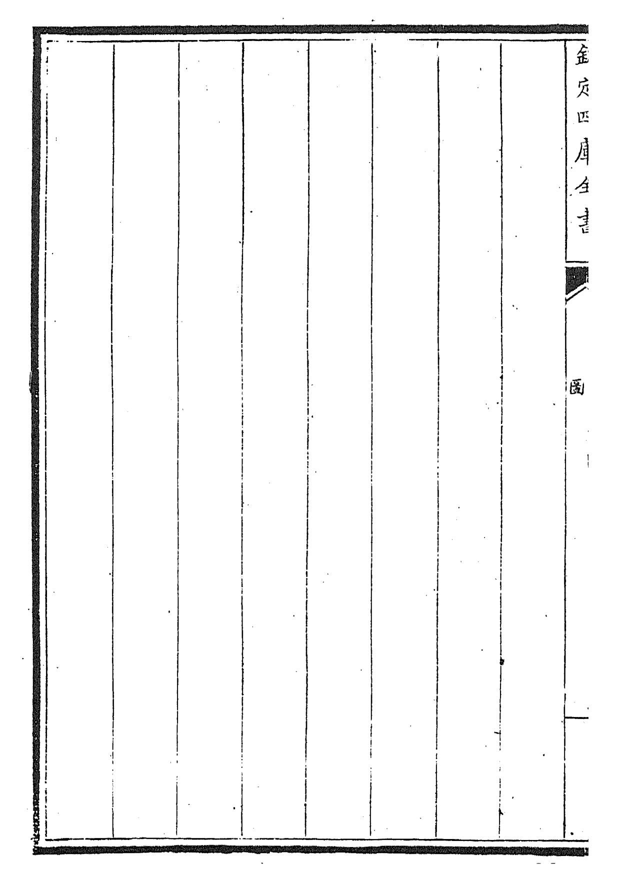
九江東陵彭蠡北江之圖



葉氏曰江至東陵始迤為中江漢至以上三字刻本缺大別始南為北江漢匯澤為彭蠡而江會于匯二水合於一而後入海則導江非至東陵導漢非至大別皆無入海之勢故二水雖發源在梁入海在揚而勢可使自是匯而入海順從不違者東陵大別之閒也故言朝宗於海九江說者以為洞庭不在尋陽是也



自夫彭蠡既豬於揚州而江漢於此乃得安會順趨以達於海而其上合流之西有九江者於是亦從而孔殷焉沱潛也雲夢也皆由此而治也是皆禹之導水自下而上而彭蠡者荊揚腹心之疾也先有以治之而二州之水害去矣說者唯不識此故不求九江於江漢合流之上而求之於合流之下此說之所以紛紛而終莫可信執也胡不玩經文而思之乎胡不以江漢九江沱潛雲夢次比其地勢而觀之乎始余讀衆說無一當余心者及以葉氏之論詳之然後知余每論大禹治水之規畫頗有可信者九江不必求具有九然後為是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祈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今之洞庭當是堯禹之時名為九江無足疑者不然則澧之下東陵之上有水大如洞庭而為江所過者禹顧不書何邪



圖

禹貢說斷卷一

宋 傅寅 撰

禹貢 夏書

孔氏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唐孔氏曰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録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内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未可知也

林氏曰邶鄘衛之詩邶地所采者則謂之邶國風鄘地所采者則謂之鄘國風衛地所采者則謂之衛國風其閒非有異也禹貢之篇夏史所録故不得謂之虞書而謂之夏書耳孔氏乃謂此堯時之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過論也

沈氏曰禹貢之篇虞書也作于有虞之世述于有夏之時故後世繫之夏書以明禹之所作也

張氏曰此一篇以為史官所記耶而其閒治水曲折

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田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訖于四海者盡載以奏於上藏之史官史官畧加刪潤叙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謂之夏書然其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

堯典堯之書也而為虞書之首禹貢舜之時所作也而為夏書之首孔子之定書如此何也舜之有天下葢傳于堯而禹有地平天成之功是其所以受舜之禪宜也至于湯革夏則其書首湯誓武王翦商則其書首泰誓聖人之意葢可知矣孔氏之言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正殆于有見而林氏執邶鄘衛之說以非之未可為通論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孔氏曰分其圻界刋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唐孔氏曰禹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刋除其木又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又曰賦者自上税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自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

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

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

班氏曰昔在黄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

萬里畫壄分州

陸氏曰周公職録云黄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

州鄒子云中國為赤縣赤縣之内有九州春秋說題

辭云州之言殊也

林氏曰顓頊置九州堯時洪水斷絶使禹理水還為

九州

王氏曰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禹别九州皆奠高山大川以正封域

蘇氏曰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葉氏曰記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則九州之名舊矣洪水之害山川土壤封域經界貢賦之制蕩析湮墊皆失其正至禹而復辨故言别水行地上四方不通必隨山刋木以為道然後能度其形勢觀其源委而川可濬川濬而

九土見矣辨其名物以制地征作民職而貢法出焉貢賦雖與而以奉上為主故謂之貢原註祭法注云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間

張氏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水復歸故道而入于海

陳氏曰九州之為州久矣然州之義學者不論也在堯之時洪水之害浩浩湯湯封疆之界不可得而别

也禹從其巨鎮之在水中者而別之曰此冀也此兖也此青徐也此荆揚也此豫梁雍也是巨鎮之究然出于水之中故曰九州也州與洲同隨山濬川者隨水源之所自出者濬之以為川不汩其潤下之性故也

洪水之害如此其久使彌年亘月無有止息則民生無噍類矣以理推之當亦每歲之中泛溢有時如今之春夏暴長而特為尤甚焉耳禹之治之也

當其懷山襄陵之際亦無所措其力憂民之切雖曰由己溺之亦必俟其勢之既殺方谿有可辨而土工有所施于是乎寖寖規畫以豫為後來之防而已若其別九州如陳氏謂從其巨鎮之在水中者別之余恐無是理也學不通世務腐儒耳故余不得不為之辨

林氏曰賦者九州之田賦是也貢者兖州而下厥貢篚之類是也別而言之雖有貢有賦有上下之差合

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税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民之總名也

古人之命名不苟也三代取民之制必以貢助徹為名其用心之仁可知矣是故史官之名此書孔子之作此序皆于貢之一字深致其意㓜學能于此乎察壯行猶于此乎背況未嘗知此者乎

呂氏曰隨山有兩意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一謂隨山之脈絡相視其水勢濬其川

程氏曰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者因也孔子叙其書曰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者亦因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亦因也因者本其所自然而無所增損云耳功以因而成則書載其功亦豈外于因哉

九州之分尚矣顧其間高山大川託以為疆界所

視者不容無所記載禹為司空習此亦素而特其
洪水為害封域淪壊川流故瀆亦決徙不明故禹
先定其高山大川之方嚮以別九州之分限則凡
地之遠近高下水之源委曲折皆可得而審矣隨
山濬川任土作貢于是次第施之何往而不如其
意予任土作貢夫人能言之而隨山濬川說者罕
見其的余請詳辨之禹之自言曰予乗四載隨山
刋木史之辭亦曰禹敷土隨山刋木說者意孔子

序文當不與之異故多以刋木通道爲解殊不知孔子之文隨山濬川與任土作貢對立隨山而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所自然者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遝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者也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强所無以作貢應變施設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理孔子序書凡三句十二字而深于經意

若知其該貫首末無復餘藴此豈泥于文辭之間

者所能窺哉

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

孔氏曰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

木通道奠定也高山五嶽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

所視

唐孔氏曰禹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

布治之于是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

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往者山為水所包川皆泛濫祭祀禮廢令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

司馬氏曰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

唐司馬氏曰尚書作敷土令案大戴禮作傅土故夏本紀依之傅即付也謂付功屬役之事

顔氏曰敷分也謂分别治之奠定也言禹隨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為表記決水通道故高山太川

各得安定也

蘇氏曰敷道修載叙義皆治也山行多迷刋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葉氏曰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有宅以任其力而後隨山刋木之功可施隨山刋木以通道于四方而後高山大谷之名可正山川有主名而後或自山導或自川導而水可得治矣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而

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山川為主
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為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
正則其餘可以類求奠定也猶周官言奠地守也
張氏曰敷分也敷土即別九州之義以謂分辨九州
之地然後隨山之形勢以導水之歸路且又刊木之
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則又定高山如五岳者大川
如四瀆者東西既辨南北已明然後導山導川可得
而施功也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

林氏曰鯀湮洪水以與水爭勢于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耳故禹惟務敷土而散之不與水爭勢而水得性矣此所以有成功也隨山刋木者除障蔽而驅禽獸使避水者各安其居也奠高山大川者本其風俗之異以為九州經界之凖也

程氏曰禹之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為始蓋高山既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有向

呂氏曰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有一定

之規模在胸中分布九州之土甚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用工所以終能成功定高山有箇標準次便看得箇大川所歸喻如築城若尋常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定甚處成隊聲勢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而已刋木以通道定高山大川以為高表凡一州之内必有高山大川先定其所知以為表則其他皆可知

治水非土木為用不可也土則隨處以分布木則隨山以刋伐見禹之規模簡易無生事擾民之患也如治華陰之河則先于華陰左右分布可取之土于華陰之山刋用便近之木此敷土隨山之義若夫奠高山大川則是定其方嚮源委以辨地域以知遠近以察衆流之所趨會而馴以加功故也此與孔子所謂别九州同

冀州

釋地曰兩河閒曰冀州郭氏注曰自東河至西河李氏曰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

林氏曰其地有險有易帝所王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

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兖以下皆
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
東偏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
徐而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而
入海也兖州在冀州東南冀兖之水各自東北入海
也冀州之水不經兖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
從冀起而次治兖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兖州水無去
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

蘇氏曰堯水河為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兖為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堯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兖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于揚次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為某州而冀獨否盖以餘州所至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林氏曰禹之治水其始也必決其懷襄之水然後乃導其川澤之流而其所為先後之序具載于九州之後導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載但記夫九州之經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若夫治水之先後不在于此也夫洪水之為害泛濫于天下其治之也必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漸而導之不可拘于經界之限也故自導岍及岐以至于又東北入于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條理蓋治水之勢未嘗不自上而導下

自下而決之于海也史官條列備言于經界之後論九州者但當觀其分疆定界與夫制田賦之多寡不必論其先後之序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兾州之境界也張氏曰兾州不言山川所界如濟河惟兖淮海惟揚者蓋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其山川則當以天下為界安可如餘州之局以山川哉此又禹之微意也

孔蘇二家執九州之次以為禹之治水自下而上林氏執導岍以下之文則以為自上而下二者將孰從而折衷之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孟子之言自北而南自下而上且不及雍梁而遽言中國可得而食則禹之規模亦可見矣若夫導岍至敷淺原此乃記濬畎澮距川之方嚮導黑水至東北入于河此乃記九川之首尾林氏未明

經意遽執此文謂治水必自上而下其于世務不通甚矣且使禹之行河必欲積石之功既畢然後鑿龍門以治華陰孟津諸處則于三數月之閒其或雨潦驟集冀豫兖青之民又何所賴于禹乎故夫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于衝激以生怒禹之經畫所以首冀兖而後雍梁者此也苟能明此則非惟達禹貢九州之次且于孟子之談禹知其有自

來矣孔蘇之論又安可忽或曰禹疏九河而後瀹濟漯信孟氏之言有倫也決汝漢排淮泗亦豈必自下而上乎曰此其文為注江而設也其實禹之治水瀹濟漯之後遂治淮泗以及于江江治矣然後治漢治汝如禹貢所載九州之次也或又曰四水惟漢入江耳汝泗入淮淮徑入海安得俱言注之江乎曰古溝洫法南北東西互相通灌如揚之邗溝雖吳王所開廣然古必有迹道可以泄淮水

而注之南矣不然則孟軻氏豈容無稽據而肆為之說乎

既載壺口原註在今隰州吉鄉治梁原註在今同州韓城及岐原註在今鳳翔府岐山

孔氏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唐孔氏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収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

班氏曰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原註案慈州吉昌縣漢北屈也有壺口山北屈歷晉無改至後魏始更置定陽隋開皇十八年又改名吉昌唐仍舊本朝熙寧五年慈州廢以吉昌隸隰州更名吉鄉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原註案同州韓城縣漢為夏陽有梁山隋開皇十八年置韓城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原註案岐州岐山縣有岐山周太王徙于岐即此岐山本後周三龍隋開皇十六年改名岐山以有岐山故也

鄭氏曰于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

王氏曰載事也既事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水逆行泛濫而亂故治之也

蘇氏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砥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為冀州之地也

葉氏曰詩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為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者也

林氏曰言冀州之水而及于雍之梁岐者曾氏曰呂

不辜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原註徐州彭城縣呂梁山也有呂梁鎮河出孟門之上原註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在今隰州吉鄉縣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案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横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于水矣禹于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于壺

口于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于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于冀也

吕氏曰岐梁皆是龍門左右之地也水之所以為患正緣龍門狹隘壅塞其水故禹治之鑿龍門使水勢通行以此觀孟子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此豈得為無事蓋鑿其所當鑿治其所當治所以為無事也

二州山川有利害相關而同一時之役者非特此

也示例于此而他不言可知矣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于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而彭城最受其害水之環城至高二丈八尺是時蘇東坡方守彭城恐其民驚潰乃登城以鎮之曰當與城俱存亡及水退東坡相視子城之東門正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為甕城乃大築其門護以甎石建黄樓于其上繼而潁濱將之宋過而登之乃為之賦曰嗟維此邦俯仰千載

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原註漢元光河決瓠子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絶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為海觀此賦則知呂梁與河患相表裏也呂不韋之說蘇潁濱之賦學者不可不知

既修太原原註在今太原府榆次縣至于岳陽原註即今晉州霍邑縣霍山

孔氏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

唐孔氏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原註案隋文帝改漢晉陽為太原縣本朝太平興國四年省太原入榆次榆次在府東南七十里

班氏曰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在東

林氏曰晉州霍邑縣有霍山一名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原註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彘更名永安隋開皇十八年永安更名霍邑

王氏曰地為水所攻蕩隳圮而壞故修之也

葉氏曰載始事也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之功不

皆廢也葢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至岳陽而不知道壺口推而上之以及梁岐而與岳陽會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始事壺口治梁及岐壺口梁岐治因修鯀之舊迹以至于太原岳陽

張氏曰此言既治太原之水沿流而至于太岳之南也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則下流通利而入于南河矣

林氏曰曾氏云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原註案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南過永安縣西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今憲州靜樂縣即漢汾陽地也管涔山在其界河中寶鼎縣即漢汾陰也本朝祥符四年改為榮河

覃懷厎績原註即今懷州之地至于衡漳原註清漳出今潞州涉縣濁漳出長子縣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唐孔氏曰地理志河內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衡即古橫字橫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

覃懷致功而北至横漳也

杜氏曰懷州禹貢覃懷之地原註案唐貞觀元年省懷縣入武陟而杜氏云武陟漢懷縣地故城在今縣西是貞觀所省懷縣即漢之舊而武陟亦其地也後世變更名號不一難以盡詳唐志云河内縣有懷水往往覃懷之地也今懷之河内武陟皆有之武陟在河内東八十五里

班氏曰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原註阜城令隸永静軍鄴令為相州臨漳縣之鎮蓋熙寧六年省洺州肥鄉深州鹿城冀州衡水恩州漳南皆漳水所遷唐天寶十五年更鹿城名東鹿本朝至和元年省漳南為鎮入歴亭

林氏曰曾氏云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之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禹自覃懷致功遂踰太行而北既得漳流而導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以道則亦害于河流故也曾氏論禹貢山川地理援引書傳考究源流其說皆有依據比諸儒之說為最詳

堯都冀之平陽今晉州所治臨汾縣也禹之治水莫先于帝都而冀州三方距河深患所在其疏導

莫先于河矣然行河當自下流始而兾州所紀惟急于帝都之傍近而下流未嘗及焉何也今以地理詳之壺口梁岐皆帝都之西也太岳在霍邑霍邑北臨汾百有餘里則太原岳陽帝都之北也覃懷帝都之南也衡漳帝都之東也于帝都四面固無水不達于河而吾第憂河之下流不决而上之水皆奔赴之速則豫兖青徐之民將何所逃其害乎禹之用心固愛君之至而其于救斯民之溺特

可緩乎竊嘗思之而得其說于孟子之談禹而又熟復禹貢之書然後其疑始釋而于神禹治水之規畫始井井乎知其序矣孟子之言曰禹疏九河瀹濟漯是其為談禹之要旨無大于此者夫九河者河之最下而濟漯者其傍流也治其最下而速其行通其傍流而使其中無停積之患則河之大體無足憂矣禹既規畫成此然後疏帝都四傍之水舉達于河而冀州之患平矣冀州之患既平則

凡兗青徐揚之所當治或四載躬臨或贊佐分命又從而次第舉矣苟或不然則雖奇計百出隄防萬端以殫終身之勞而水胡可得而治耶令觀禹貢而冀州不言疏九河以九河為兗州之地而首言于兗州故也不言瀹濟漯以漯流兗州濟歷豫兗而不可總之于冀故也且又導九州之首尾各已條列于後儻于每州一一言之則經文不幾于重複之甚乎又況禹之治水苟其利害相因則雖

川異州州亦必有同一時之役者如其必待兾州之功畢然後治兾州則禹之聖豈無權而幾于執一者乎或曰壺口梁岐之役曾氏以為鑿龍門而兾州所記不及龍門何也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已列之于後故于此但言壺口梁山所以互見其事也亦猶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而舍梁山不言者與此治梁互見之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則上舍太原而不言下舉雷首以見治龍門梁山

之下而厎柱析城王屋太行之治則覃懷厎績之由也禹貢一書吾姑舉其一州言之其互見之法精密如此學者可得而易言乎哉或又曰載始事也禹經始冀州莫先龍門而雷首厎柱析城王屋太行皆居其後乎曰瀹濟之時固嘗有利害相因而導之者矣然龍門汾水未治于上則雷首而東欲厎績不能也故論天下之大勢禹之經畫雖無先于疏九河瀹濟漯而就冀一州言之則龍門者

咽吭之害也汾水抑又次焉史書之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然後覃懷厎績以至于衡漳先後之序曉然如此然學者不識形勢而觀此書譬之青天白日瞽者欲知其清明其可得乎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孔氏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田

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

顔氏曰柔土曰壤

唐孔氏曰九章筭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于堯舜為大貊小貊重之于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强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

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即以差等為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常

鄭氏曰此州入穀不貢

王氏曰物其土田以知所宜奠其賦以知所出也兾州之土非盡白壤而曰白壤者其大致然也餘州蓋皆如此

蘇氏曰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為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兾州畿内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然不可以臆説也

葉氏曰此周官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制

地征者也五物五地之所宜物也以五物制地征故賦有出于土者此庶土交正而為之者也以九等制地征故賦有出于田者此咸則三壤而為之者也惟賦不皆出于田故有田上而賦寡如徐青梁之類而甚若雍之田上上而賦乃中下者有田下而賦多如豫冀揚之類而甚若荆之田下中而賦乃上上者田下而賦多則土賦兼其間也田上而賦寡則又溝畎灌溉之于水旱蓄泄有利否而人力衆寡勤惰之不

齊不可槩以田為率也賦以出于田為正故餘州皆以賦次田而冀州獨以賦次土者葢冀州之田第五而土白壤賦出于土宜多于田

林氏曰周官大司徒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致稼穡樹藝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蓋將欲教民樹藝與夫令地貢斂財賦必辨九州土壤之所宜土性不同則所宜之穀亦不同如周

官職方氏荆揚州宜稻兾雍州則宜黍稷之類因其土地所宜而教之播種則其所収者必多也故禹于洪水既平之後將欲教民粒食因而致田賦之差必先辨九州土壤所宜以利民也九州之賦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則是九州之賦自有常數而九等之差亦不可易也而又有錯出于他等之時者蓋歲有豐凶水旱之不同不可取必于每歲之常賦必時有所蠲放以利民是以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之不

同孟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貢者校數歲
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
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
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
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此
言謂其有激而云將以救戰國之虐政則可若謂禹
貢之法為不善則不可蓋九州之賦既有每歲之常
數而又有雜出于他等之時則是其于凶年無取盈

之理觀禹貢一篇然後知禹之貢法未嘗有不善也禹之貢法固善矣意者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于每歲之常賦又無雜出于他等之時此夏法之所以為弊也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其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遂畝所收之多寡而比較之然九州之間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則其賦稅所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也荊州之田下中而賦則上下田賦相較所差者亦五

等田賦所以如是之遼絶者葢洪水既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偏聚之地闢地有先後人功有修否不可得而均也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有如此之懸絶也貢篚之制自兖州而下皆有之而冀州獨不言者葢畿内之地天子之封内無所事于貢也

張氏曰冀州之水既治而土賦與田皆可辨其名色定其高下也葢天下至大先王所以坐運于一堂其

風俗所尚土地所宜無不周知其曲折則以有圖書為可按見也聖賢巧思于此可知在五帝則有九丘之書唐虞則有禹貢之篇在周則有職方之志在漢則有輿地之圖皆所以囊括四海斡運天下也其可忽哉土惟白壤賦惟第一田惟中中大數已定不可改易使其當理則有萬世之安使其不當則有萬世無窮之禍是故非禹之聖賢其物土田定賦貢安知其不為害也唐明皇失德自宇文融為括田使始以

客戶為主戶以見賦為美賦自此明皇侈心愈開而
王鉷楊謹矜楊國忠輩皆祖述其意名色百出遂至
于亂盧杞又祖述其意以奉德宗亦有奉天之亂以
是知物土色定田賦豈可忽哉

呂氏曰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冀堯之都事事皆出
于此所以特重于他州然別有所利亦與他州一般
此州紀賦于土田之間見土田皆有賦也然賦出
于田者多故餘州惟以賦次田

冀 田第五 賦第一錯第二

兖 田第六 賦第九錯無

青 田第三 賦第四錯無

徐 田第二 賦第五錯無

揚 田第九 賦第七錯第六

荆 田第八 賦第三錯無

豫 田第四 賦第二錯第一

梁 田第七 賦第八錯第七第九

雍田第一　賦第六錯無

林氏之說曰九等之差不可易而又有錯出于他等之時者蓋歲有凶豐之不同不可取必于每歲之常而時有所蠲放以利民故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之不同此其為說甚善而愚竊有甚疑者二不可以不論也九州惟兾揚豫梁有錯而餘所無者五州豈水旱之災惟兾揚豫梁為有而餘則無之乎不然何厚于彼而薄于此也兾之賦第

一而錯降之為二梁之賦第八而錯降之為九是優恤之例然也至于揚則自七而升六豫則自二而升一梁則又有自八而升七之時凡水旱宜優恤而顧反增益何耶如其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為虐則禹亦豈于定制之外横有所取于民者乎夫孟子之議貢蓋其叔世之弊政而禹之定制雖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其于凶荒之歲則必有為之輕恤者矣其于上熟之歲則必能藏富于民

矣如其不然則豈有禹聖人而于政在養民之說
能言而不能行耶竊嘗屏去諸家訓傳獨取經文
端坐熟復意其錯之為言非雜也差也九州之賦
有一州之內而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其不
可均齊則大槩幾何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隨宜可
也故冀州大槩則上上而差等之例則有降而為
上中揚州大槩則下上而差等之處則有升而為
中下皆其當時之則例如此要不可以指定言耳

若如此說則庶乎經文前後可以通貫考古者更為我評之

恒衛既從原註恒水出今定州曲陽衛水出今真定之境大陸既作原註跨相趙深三州之境

孔氏曰二水既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班氏曰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恒山北谷東入滱滱水出代郡靈丘縣東至文安入大河原註案上曲陽後齊去上字隋開皇六年改為石邑七年改曰恒陽唐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靈丘屬唐蔚州今為化外文安漢渤海之

縣也唐隸莫州今隸霸州案水經滱水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班氏謂入大河恐非文安去長城亦近

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東入虖池原註熙寧八年省靈壽為鎮入行唐案虖池出代州繁畤縣東南阜山逕深州饒陽縣北至冀州信都縣東入海古信都界當東北至海

大陸澤在鉅鹿縣北原註案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通典邢州鉅鹿縣漢南蠻地漢鉅鹿縣今平鄉縣也案九域志平鄉令廢入鉅鹿為鎮鉅鹿隸相州是相州鉅鹿縣有大陸通典趙州昭慶縣漢廣河縣也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唐志云昭慶本大陸武德四年曰象成天寶元年更名昭慶九域志云皇朝開寶五年改昭慶為隆平熙寧六年省隆平為鎮入臨城是趙州臨城縣有大陸通典深州陸澤縣禹貢大陸亦在此唐志云先天二年析深州饒陽鹿城置陸

澤縣九域志云皇朝雍熙四年省陸澤入静安是深州静安縣有大陸

曾氏曰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逺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功成在禹貢田賦既定之後

葉氏曰河流有歸二水不治而自從也二水從而大陸可作矣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陸以地形得名也

大陸之地廣大跨相趙深三州俱有之不止于河所經也恒衛二水既入滹與虖池而滹虖池皆逕大陸之北而東行言恒衛既從則滹虖池之治可

知矣滹虖池治則大陸之可耕作必矣雖然禹迹既至衡漳則不隨及恒衛而乃于田賦既定之後徐而治之何也蓋大河既疏汾漳諸水既導冀州之患亦既平矣而恒衛非其所甚急故緩之唐孔氏曰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設施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此說甚當然緩急先後之宜禹亦不應無有也學者讀禹貢須察其緩急先後之宜則智識可以明而他日輔吾

聖君以經綸天下之大務當與禹治水同學者其勉哉

島夷皮服

孔氏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唐孔氏曰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絶不可踐量是也

蘇氏曰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復皮服

林氏曰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

之和夷與雍州之崐崘析支渠搜皆是遂州之間所
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自綏服之
内皆有每歲之常貢至于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
也亦不責其重貨也間有欲效誠于上者則使之惟
輸其所有之物如蠙珠織皮之類是也島夷皮服者
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蘇氏以揚州島
夷之卉服為厥篚至于此州之皮服則云水患既除
得復皮服是以此二句分為兩説其自違戾如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　原註山在今平州盧龍縣

孔氏曰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

班氏曰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　原註顏氏曰碣音桀案後漢志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隋志北平盧龍縣有臨渝宮有碣石唐志盧龍隷平州

唐孔氏曰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　原註今滄州界

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

而逆上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

司馬氏曰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渤海瓚釋其言曰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

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林氏曰冀州所都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

東三面距河是其建邦設都之意實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賦貢篚之事而于下言其所以達于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盡備而皆以達于河為至蓋達乎河則達于帝都故也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蓋在冀州之北者遠于帝都之地或有舟楫轉輸則必遵海道以入于河然後至于帝都瀕河之地則徑自河以達于帝都矣

張氏曰此又記山川形勢所在也

此記島夷入貢之道耳餘不必專自碣石入河也
覲西傾因桓是來可見不獨西傾雍之浮積石亦
然記遠不記近此經文之妙

濟河惟兖州

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唐孔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兖
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
李氏曰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云兖兖信也

杜氏曰蓋以兖水為名又兖之為言端也信也端言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

林氏曰自兖州而下八州皆以其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謂别九州而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九州命名之意蓋出于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也

鄭氏曰原註漁仲禹貢之書所以為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兖州者當時所命之

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兖州以濟水
河水之間為兖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間為荆州故曰
荆及衡陽惟荆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
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荆兖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
更改移易為不沒矣
九河既道原註其地已淪于海
孔氏曰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原註今德
州有平原縣

唐孔氏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三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

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存故道原註成平晉猶存未詳其後廢于何時先在今滄州之境東光今隸永静軍通典德州安德縣有漢鬲縣故城在西北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寳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吕填閼八流以自廣鄭

氏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原註五代職方考云周顯德二年廢弓高入東光

杜氏曰徒駭高津鉤盤胡蘇四河並在今景城郡界原註滄州馬頰覆釜二河並在今平原郡界原註德州其餘三河未詳案以下至九江孔殷孔氏傳刻本闕佚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

程氏曰河患惟漢最甚其講求禹跡亦為最詳又與三代耳目略接其所得知僅如許商所言三河而亦

不能眞確唐杜氏乃九得其六此殆難以輕信也鄭氏謂八河爲桓公所塞如其果然則鄰境對立隨受決灌其肯坐視不爭歟

漢王氏曰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

林氏曰河自大陸而北分爲九河以入于海九河之名爾雅所謂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是也曾氏曰徒駭至鬲津

皆是複名先儒以簡絜為單名固不倫矣爾雅但載八名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漢許商曰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審如許商之言則河自徒駭乃分為八審如曾氏之言則是九河其一為經流而其八者皆支流也然據下文云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為經流八為支派哉九河之地在漢平原郡以北

雷夏原註在今濮州雷澤縣既澤灉沮會同

孔氏曰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

班氏曰雷夏在濟陰城陽縣西北原註案通典濮州雷澤縣漢城陽縣也有雷夏澤隋志云雷澤舊曰城陽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曰雷澤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為澤也于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原註爾雅云河有灉又曰灉反入郭璞注云即河水決出復還入者今濮州有沮溝九域志以為禹貢沮水觀經會同之文安國以會同此澤則灉沮二水皆當自濮州入雷夏而爾雅乃以灉為出于河而復入于河則二水蓋不同矣二水所出所逕載籍別無所詳雖

穎達東坡亦闕而不言

王氏曰既澤者水有所鍾而不溢也

葉氏曰九河未道則水之泛溢者雷澤不能獨受故九河既道而後雷夏可澤雷夏既澤則灉沮亦會同于海矣

林氏曰灉沮二水先儒並不著其水本末故孔氏曰二水會合同入此澤蓋謂同注于雷澤也

張氏曰九河雷夏灉沮皆在兖州禹先治河使九河

復歸故道雷夏復為故澤而灉沮二水復會同于雷

夏則兖州之水患除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孔氏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鄭氏曰此州寡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

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丘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

故記之

葉氏曰他州之水或限于山或決于川民皆失其居

業惟下流為甚故降丘宅土獨于兖言之
水患去而人有條桑育蠶者矣是其降丘宅土為
可知也是之一言其禹觀省斯民慰喜之辭歟
厥土黑墳
馬氏曰墳有膏肥也
韋氏曰墳音勃憤切起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孔氏曰繇茂條長也

唐孔氏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

馬氏曰繇抽也

呂氏曰繇始抽條始長水患最深如此與漸包夭喬不同

林氏曰九州惟此與揚徐之二州言草木者蓋此三州比九州之勢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遭洪水之患草木不得遂其性而生育其已久矣至是而或繇

或條或天或喬或漸包故于遂州言之以見水土既

平草木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孔氏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唐孔氏曰周易彖象皆以貞為正也諸州賦無下下

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

成功其賦亦為第九列賦于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

當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也

蘇氏曰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有不相當者蓋必有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故曰貞此二者不同當從先儒之說九州之賦相較而為上下之等雍州之賦出第六而兖州之賦不應又出于第六也先儒所以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者蓋參考九州獨無下下之賦故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此其說是蓋洪水之害河為最甚而兖州又河之下流其被墊溺

之患比于餘州最為慘酷故雖能獲播種之功而土曠人稀又卑濕沮洳之患未盡去是以樹藝之利尚非所宜雖田在第六而其賦比于九州為最少也林氏曰厥田惟中下者田第六也厥賦貞先儒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冀第一　　豫第二　　荆第三

青第四　　徐第五　　雍第六

揚第七　　梁第八　　兖第九

禹定九等之田九等之賦考于經明甚而不應于兖一州又附雍之第六而獨無下下一等也東坡之說似是而非二孔之見雖的而貞之一字訓釋不通林氏取舍雖甚當而論貞之為義猶孔氏也余不滿于是晝禹賦之次第而思之然後知經文之妙非後世史官所可跂而望者何者紀賦之次自兾之上上而至于梁之下中其為八等著矣兖不言其為九可知也故變下下之文而言貞所以

明其賦為什一之正輕重不容加損也以一州之斷義而上該八州之成則經文不亦煥然矣乎猶之行水載治修之三字舉于冀而八州惟言其效猶之二州之同役壺口梁岐著于冀而八州惟言境内之所治經文簡嚴大抵如此非深求其意莫能知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

孔氏曰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

唐孔氏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于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紀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内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

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

兖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張氏曰禹治水乃是歷試時歷試三年堯乃禪位以

禹治水成功也舜受禪乃巡守分九州為十二州使

水未平豈能為此乎是禹貢之作乃堯在位舜歷試

時也

曾氏曰高堂隆之言曰禹治洪水前後歷年二十二

載

林氏曰曾氏舉高堂隆之言並以鯀之九載并此十三載而數之為二十二載也此說皆不然據此文承于厥賦貞之下而又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專為兖州之賦而言也蓋兖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于餘州非所為此州治水指十有三載而後功成也

孟子曰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此言作十有三載何也蓋八年而水患平十有三年而兖

之田賦定兖雖河患最甚施功八年其患亦已去矣而土田沮洳疆畎廢壊離散未集室廬未修故猶有待于五年之久而田賦始定者蓋可知矣經云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作也若田里之役作也非指水患言也或曰子之說于禹貢為通于高堂隆之見為合其如矛盾舜典何如孔張二公有據證何曰予請明辨之自鯀績不成而舜歷試之初即舉禹以當治水之任逮舜攝位而施功已二

年矣舜廵守庯何害乎正使水患未平舜亦豈憚

一行為之觀省乎肇十有二州以洪水之際民多

舍卑即高冀青之北不勝其萃聚矣于時建官不

多難以為治故禹創增三州曰營幽并者亦當時

隨宜事耳其實禹別九州在歷試時規畫已成凡

山川之奠固已一遵堯舊及敷奏此篇時亦不必

改動昔轍但所異者九與十二之名耳豈若後世

之人冀以要君之寵而必欲趨時以為便乎又況

幽營之地禹跡鮮及惟常山碣石之役至其南耳并州之境亦太原一役而已顧必欲變已别之九為後來之十二何為乎大抵後世傳經之士多以私意窺億聖人故經意愈不明而說者愈紛紛也孟子生秦漢之前去古猶近凡有所言正當取信要不可泥孔張三載之說而廢孟子八年之計善稽古者其必有以辨之

蘇氏曰兖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于作十有三載

又前予乘四載傳云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輴山行乘樏秦漢以來師傳如此且孔氏之舊也故安國知之非諸儒之臆說四載之解雜出于尸子慎子而最可信者太史公也亦如六宗之說自秦漢以來尚矣豈可以私意曲學鐫鑿傳會為之哉而或以鯀治水九載兖州作十有三載乃同禹之代鯀蓋四載而成功也世或喜其說然詳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刋木則是駕此四物以行于山林川澤之閒非以四

因九通為十三載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
成在堯未得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鯀
殛而後禹興焉則禹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之九載相
接兗州之功安得通四與九為十三乎禹之言曰娶
于塗山辛壬癸甲是娶在治水之中又曰啓呱呱而
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啓生在水患未平之前也
禹服鯀三年之喪而至娶自娶而至于有子自有子
而至于生泣亦已久矣安得在四載之中乎反覆考

之皆與書文乖異書所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指兖州之事非謂天下共作十三載也近世學者喜異而巧于鑿故詳辨之以解世之惑

堯在位七十載鯀考績無成之年也時即求舜而女之舜升于朝蓋七十一載矣治水之事不容緩舜舉禹當在七十一載而東坡軌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之文蓋言父以無功而死子以有德而興非謂鯀死而後禹始用于堯也東坡考四載之

說甚當而考經有未的則猶未能杜好奇者之口

余故不得不辨

程氏曰禹之自言予乘四載又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以辛壬癸甲通鯀九載而得年正十有三也是禹獨任水事之日淺而鯀創立規模之日長也故記禮者本其所自而言之禹能修鯀之功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當是并其佐鯀之年而計之歟

禹代鯀當堯之七十一載適為辛年則程氏之辭信矣而堯以甲辰即位七十一載乃是甲寅若以禹代鯀在位七十一載之前堯之六十八載固是辛亥而孟子言堯憂洪水舉舜敷治舜乃舉禹舜登庸在七十一載則辛亥禹固未用借使辛亥禹已見用則七十一載正當甲寅辛壬癸甲禹之功至此成矣及舜登庸又何敷治之有而堯之憂猶在于此何耶古之人三十而娶禹娶在治水之中

則堯之用禹亦早矣當鯀治水時禹年猶幼佐鯀之說亦不可用也使其果佐鯀如益稷之佐己當必自有職業而亦必有幾諫正救之功簡牘略無傳何也令以禹貢觀之地平天成功績若此其大雖以神禹為之非三考責成不可也三考九年孟子止言八年于外者其一繫成功之年禹已還歸故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孔氏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

鄭氏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別之

蘇氏曰幣帛盛于篚故書曰篚厥玄黄

林氏曰兖州之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故貢此二物也有貢又有篚乃入貢之物盛于篚而貢焉古者幣帛之屬皆盛于篚蘇氏引篚厥玄黄為證是也織文者

錦繡之屬曾氏曰織文因織而有文者錦繡之屬不一故言織文以包之謂之織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與矣

浮于濟漯原註漯水出今北京莘縣達于河

孔氏曰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

唐孔氏曰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逕達也按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

達濟也此言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

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

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班氏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樂安千乘縣入海原註

應劭平原郡漯陰縣注云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

桑欽云漯水出平原郡高唐縣按東武陽其地屬今

北京莘縣即今博州之縣漯陰當在今德棣之境而

千乘則唐屬青州以地望審之漯水蓋出東武陽而

過高唐又東過漯陰至千乘

而入海桑氏謂出高唐誤矣

林氏曰二水不必相通苟濟亦可以入河漯亦可以

入河則亦可以謂之浮于濟漯達于河達者唐孔氏曰從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

禹時濟漯皆受河貢賦之道或自濟或自漯各隨其便入河云耳非如頴達謂從漯入濟自濟入河

海岱惟青州

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唐孔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

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

杜氏曰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曰青州

嵎夷原註當在今登客之境既略濰淄其道

孔氏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

唐孔氏曰嵎夷地名即堯典宅嵎夷是也嵎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略也

班氏曰濰水出琅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原註顏氏

云出箕屋山通典云密州屬漢琅琊莒縣東北有濰山濰水所出濰山當即是箕屋山異世殊稱耳通典云青州臨朐縣有漢都昌城在東北今故城在濰州界見九域故迹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原註通典云淄州淄川縣有淄水溪萊蕪故城在東南博昌唐隸青州

林氏曰嵎夷則羲仲所治東方之極也島夷和夷皆在要服之外去中國之境宜遠故言其服與厎績而已嵎夷既羲仲所治則其地宜近而相及必有以限其内外而正之故特言既略春秋傳所謂天子經略

諸侯正封者也

嵎夷在其東濰淄在其西治水從東而西也嵎夷封略昔已有之特為洪水所壞令再修整而已非禹創為之也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

孔氏曰濵涯也言復其斥鹵

唐孔氏曰濵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濶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

害除復舊性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張氏曰海物奇形異狀可食者衆非一色而已故雜

然並貢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鹽絺海物青州大率之貢也至于此五物或惟岱

畎有之或他地有之而不足以貢故別言岱畎所

謂任土作貢于此可見

萊夷作牧原註今萊州之地厥篚檿絲

孔氏曰萊夷地名可以放牧原註案通典萊州春秋萊子國也禹貢萊夷作牧是也

蘇氏曰牧芻牧也傳曰牧隰皐井衍沃並海水患除始芻牧也檿絲惟出東萊以織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在作牧之後

葉氏曰周官井牧之法以田萊為辨則地以萊名宜可耕作而畜牧也檿絲繼萊夷言其貢或出于萊夷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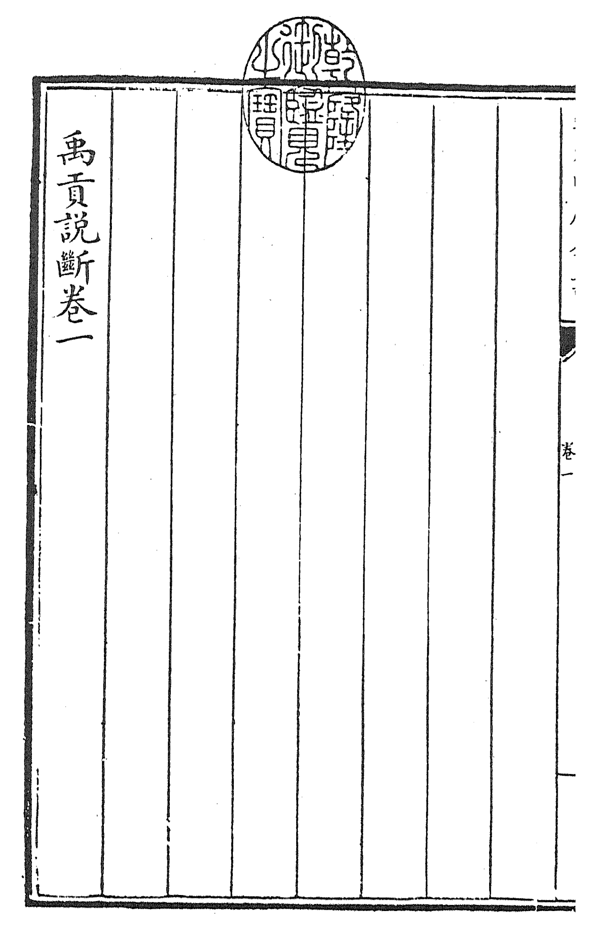
浮于汶原註出今兖州萊蕪縣原山至鄆州須城縣入濟　達于濟

班氏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原註案通典兖州萊蕪漢舊縣地汶水所出而流入濟桑氏曰汶水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酈氏曰汶水至須昌入濟須昌今為須城鄆州所治壽張今隸鄆州在州西南六十里安民亭當在二縣之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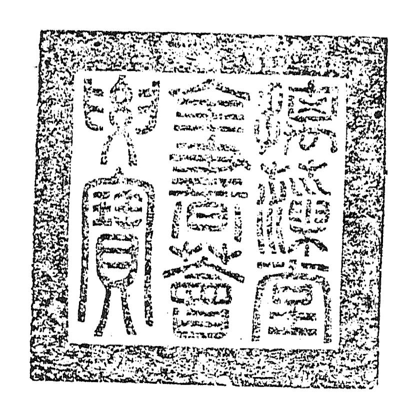
程氏曰不書達河因兖貢前文也

林氏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即下文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東至于菏又東北

會于汶是也謂此州將欲達于帝都當浮于汶以達于濟然後由濟以達于河也



禹貢說斷卷一



總校官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錄貢生臣張子誠